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歧路灯

[清] 李绿园 著
李颖 点校

下

ZHONGHUA BOOK COMPANY

中华书局

中华古典小说名著普及文库

歧路灯

清 李绿园 著

李颖点校

下

第五十四回

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

话说王中与赵大儿讲说心事，看透少主人心中毫无主张，每日与狐朋狗党嗜赌昵娼，将来必至冻馁，想着城南菜园、城内鞋铺，存留一个后手，以为少主人晚年养贍及小主人读书之资。这真是与纯臣事君心事一样。那赵大儿一个粗笨女人，心里不省的，自然听的不入耳，瞌睡虫便要欺降上眼皮，早已梦入南柯。

王中知女人已入睡乡，心内千盘万算，一夜不曾合眼。临明主意已定。爬起来，天已大明。径入后门，上楼下禀明主母与少主人，说道：“我如今既然得罪，情愿净身出去，自寻投向。我来磕头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休要说这话。老大爷归天时，说明与你鞋铺子、菜园，我今日若不给你，显得我不遵父命。你且少站，我与你一个字迹，叫你各人安居乐业。”即到东楼写了一张给券，手提着递与王中道：“你不识字，你寻人看看，管保你心毫无疑惑。”王中道：“我全不为这。”谭绍闻怒道：“难说老大爷临终遗嘱，我肯不遵么？”即将给券撂在地下，道：“拿去罢。”王中拾在手内，跪下磕了头，哭说道：“相公知道遵大爷遗言就好了。只是大爷归天时，说了八个字，‘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。’这是大爷心坎中的话。大相公今日行事，只要常常不忘遗命，王中死也甘心。”谭绍闻一时无言可答。

王氏道：“王中，你各人走了就罢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还说那前话做什么。俗话说‘儿大不由爷’，何况你大爷已死。你遭遭儿说话，都带刺儿，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？”王中见王氏糊涂已极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拿券而去。自向城南安置身家。

恰好二十亩菜园，两家分种。那东边一家姓冯的，男人瘟病而死，女人带子嫁乞，遗下一处宅子，王中携妻女住下。自此与姓朱的园户，同做那抱瓮灌畦之劳，为剪韭培菘之计。却仍每日忧虑少主人荡费家产，心中时常不安。有诗云：

看是城南卖菜佣，主恩莫报恨填胸；

恰如良弼迁边塞，魂梦时时入九重。

单说王中迁居城南，谭绍闻觉得游行自便，好不快活。每日夏逢若家，恰好成了一个行窝。王中于新菜下来时候，不肯入口先尝，一定要到谭孝移灵前荐新，眼泪在肚内暗抛几点。这王氏与谭绍闻那里管他，却有时与赵大儿捎些尺布寸丝的人事，也有时与些油果面食之类，叫王中与女儿吃。王中只觉心内怆凄，在城内说不出来，到城南又不能与赵大儿说。路上挑着菜担儿，只祝赞道：“大爷是正人君子，天保佑休叫坏了少主人品行。我王中若有一分可周全的时节，愿赴汤蹈火，不负大爷临终嘱托。”这是王中心腹之言，端的好忠仆也。

且说谭绍闻在夏逢若家混闹，又添上管贻安、鲍旭、贾浩波一班儿殷实浮华的恶少，这夏家赌娼场儿，真正就成了局阵，早轰动了城内、城外、外州、外县的一起儿游棍。这游棍有几个有名的，叫做赵大胡子，王二胖子，杨三瞎子，阎四黑子，孙五秃子，有主户门第流落成的，也有从偷摸出身得钱大赌的。每日打听谁家乡绅后裔、财主儿子下了路的，有多少家业，父兄或能管教或不能管教，专一背着竹罩，罩这一班子弟鱼；持着粘杆，粘这一班子弟鸟。又有一起嫖赌场的小帮闲，叫做细皮鲢，小貂鼠，白鸽嘴，专管着背钱褡裢，拿赌具，接娼送妓，点灯铺毡，只图个酒食改淡嘴，趁些钱钞养穷家。此时夏逢若开了赌场，竟能把一起膏粱弄在一处，声名洋溢。这两样人心里都似蛱蝶之恋花，蜚螂之集秽，不招而自来，欲麾而不去的。

这谭绍闻初与这两样人相近，自己也觉着不伦不类。争乃不想赌时，却有珍珠串、兰蕊，又添上素馨、瑶仙几个名妓，柔情暖意，割舍不断；不欲嫖时，却有色盆、宝盒趁手，输了想捞个够本，赢了又得陇望蜀，割舍不断。久而久之，竟与这一班人，如入鲍肆，不闻其臭了。

那一日，管贻安、谭绍闻与杨三瞎子、孙五秃子同场掷起色来。因为一文低钱，管贻安说是杨三麻子的，杨三麻子道：

“不是我的。”管贻安道：“适才你赔我的注儿，还不曾动，怎说不是你的？”杨三麻子换了一个高钱，把低钱向院里一摔，发誓道：“忘八爷的钱！”管贻安一向娇纵惯了，怎受得他人这一句罗唆，将桌子一蹬，发话道：“好不识抬举的东西！得跟我一场子坐坐，就是你前世修下的福了，还敢这样放肆！你说谁是忘八爷的？”那杨三瞎子是有名的“独眼龙”，站起来说道：“管九宅的！姓管的！管家小九儿！你那话叫谁听的？赌博场里讲不起王孙公子，休拿你爷那死进士吓我！”管贻安自娘腹中出来，人人奉承，到如今，这是头一次经的恶言，便骂道：“你这忘八爷的，想做什么？”杨三瞎子道：“我想打你！”早一掌推的，连椅子都带倒了。夏逢若、谭绍闻各扯住杨三瞎子的手，谭绍闻道：“自己弟兄们，这是做啥哩，不怕人家笑话么？”管贻安爬起来向杨三脸上一掌，杨三恼他两个劝的扯住手，骂道：“您这一起狗爷的！一发是封住我的手，叫管九儿打我哩！”将膀背一伸，向夏逢若心口上一拳，夏逢若早已倒了。谭绍闻早已自倒，被凳子角把脸上磕了一条血痕。

孙五秃扯住杨三，到南屋，低声说道：“第三的，你憨了？好容易罩住的小虫蚁儿，你都放飞了，咱吃啥哩！”杨三道：“五哥，你不知道。放松了他们，咱就受不清他的牙打嘴敲；一遭打怕了，再遭还要敬咱们。你放心，这样公子性儿，个个都是老鼠胆。管保时刻就和处了，你只听他们句句叫哥罢，我经的不耐烦经了。”说着早忍不住笑了。

早有白鸽嘴报与赵大胡子、王二胖子、阎四黑子，都来说合和处。众人斗了一个分赏，交与细皮鲢买办。顷刻，狗腿四只，干牛肉三斤，鸡子四只，猪首一个到了。小貂鼠就会烹调。说合停当，肉肴已熟，又到街上打了二十壶烧刀子，并了两张方桌，叫出瑶仙、素馨，一条边坐了，你兄我弟称呼，大嚼满酣的享用。把一个厮打臭骂，抛在东海之外。到晚，瑶仙、素馨各得佳偶，何必明言。

次日，王二胖子、杨三瞎子、阎四黑子，因他赌友父亲生辰，都去城外做生日去了。管贻安因昨日一掌，终觉少趣，也走讫。惟有谭绍闻因面上紫痕，不好上街行动，且恋赌不走。

于是重整赌场，赵大胡子，孙五秃子，连夏逢若四个，配成一场。赵大胡子说道：“我没钱，我有两个镯子，是祖上传留下来的，我取来作成钱，好配场儿。”夏逢若道：“现成有头钱，输赢何妨？”赵大胡子道：“离我住处不远，我去了就来。”果然去了不多一时，钱裕内掏出一对赤金镯儿，光灿耀目。谭绍闻接在手内细看，有八个镌的小字，一只上镌的“百年好合”，一只上镌着“万载珍藏”。谭绍闻道：“果然是件好东西。”赵大胡子道：“咳！我先人也是个大财主，这是我奶奶东西。我近来输的急了，把这东西带着，左右是破落了，要这东西何用，爽快变卖，好好赌两场子，家中过活几天。我只要二十两银。”谭绍闻见这镯子值五、六十两，今货高价贱，心内未免动欲。问道：“贵先人本贯何处？”赵大胡子道：“我听说是陕西。”夏逢若道：“陕西何处？”赵大胡子道：“只像是潞安府。”孙五秃子道：“潞安是山西。”赵大胡子道：“我记差了。”

谭绍闻累日在外，心中只想装成赢钱腔儿，好哄母亲妻子，便讲买这金镯。众人作合，讲就十六两，夏逢若代为称出。彼此交割明白，大家便赌将起来。恰好这一场是谭绍闻独自赢了二十两，当下还了夏逢若。日色已晚，街上也好行走。绍闻得了这金条脱一对，一心要献母亲行孝。素馨出来，也挽留不住。

走到家中，坐在楼下。王氏道：“你真正成不得人了。每日在夏家，他家有鱼膘、皮胶把你粘住了？几番人轮着叫你，你再不回来，还成人家么？”谭绍闻哈哈笑道：“娘，你嗔我赌博，你看，我与你老人家赢的是什么东西？”向袖中摸出一只金镯儿，递与母亲。灯光之下，愈觉璀璨夺目，好不爱人。王氏道：“这是那里东西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我赢的，你老人家收拾着。这一只金镯子，就值一百两哩。”巫翠姐在东楼下听说金镯子三字，早上堂楼来。看见光闪闪的东西，便说道：“算成我的罢，你与娘再赢去。”王氏只得递与巫翠姐。谭绍闻笑道：“我还赢了一对银镯子，明日取来给你何如？”巫翠姐道：“我只要金的，明日不拘取来什么好东西，我并不要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讲说已明。”又向袖中掏出一只，递与王氏道：“娘，你要这一只。”王氏道：“兴官，你过来，把这一只送与你妈去。”兴官接在手中，

送与姨妈，冰梅道：“送与大婶子，做一对儿。”巫翠姐道：“我收拾着，明日兴官相公娶个花媳妇，叫他带着。”一家儿说说笑笑，好不喜欢。

到了次日，夏逢若早使白鸽嘴来叫。巫翠姐撺掇取那银镯，谭绍闻此番去的更觉公然。到赌场又赢了，即吩咐细皮鲢道：“我与你四两银子，到沈银匠铺，定一对银镯子。工价改日打成，一齐楚结。”细皮鲢领命要去，又吩咐道：“打造要速，工价随他说。若承许不速，就到汪家炉上去。”细皮鲢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一连赌了三天，银镯造成。即叫细皮鲢送到后门，双庆接住，送到楼上，王氏收讫。

却说那一日，谭绍闻与赵大胡子、孙五秃子、阎四黑子赌到午后，正叫么喝六的热闹，不知怎的，背后早站了四个捕役，认清赵大胡子，铁尺刀背一齐乱下，扳住两臂，铁锁镣铐上了身。捕役把桌上钱抢个罄尽。夏逢若浑身乱颤。谭绍闻只吓得寸骨皆软，半步难移。

原来赵大胡子，在陕西临潼县做下大案，彼时众盗拿获，供称伙盗中有祥符赵天洪。差来干捕，将批文投入署内，署中登了内号簿，用了印花，秘差祥符健役协拿。访真在夏逢若家赌博，登时拿获。过了堂，入了监内。次日起解，沿途拨送。

这捕役讹诈夏逢若开赌场，谭绍闻同赌，私下暗送钱财，自是可揣而知的。从此，夏逢若杜门谢客，谭绍闻坚壁不出，那也是不用说的。

过了半月，谭绍闻正在东楼，与巫翠姐、老樊婆三人斗叶子玩耍，德喜儿在窗下说道：“胡同口有一个人，请大叔说话哩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对他说，我没在家。”少时，德喜儿回来说道：“那人知道大叔在家，有一句要紧话，一定要见哩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我去开发了那人，就回来。”

出的后门，到了胡同口，那人道：“县上老爷，请你哩。”一面拿出一根雷签，上面硃笔两行：“仰役即唤谭福儿当堂回话。火速飞速，少迟干咎。限刻下缴。”谭绍闻一惊非小。说道：“我回去换换衣服。”那人道：“不能。老爷在二堂上专等，咱走

罢。”谭绍闻竟是无法，只得随走。心中小鹿儿乱撞，高一步低一步进了衙门。

差人到宅门搭了到。县公端坐二堂，皂隶一声喊道：“带进来！”只见上面坐着一位新官。这新官姓边名唤玉森，四川进士。原来前任董公，因贪被参，现在闲住候审。这边公上任尚未满十日。谭绍闻跪在檐前，边公问道：“你就是那谭福儿么？”谭绍闻道：“福儿是童生乳名，学名是谭绍闻。”边公道：“你家可有一对金镯子么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有。”边公道：“是祖上传的，是新近打造的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是祖上传留，不知是买的，是打造的。”边公点点头儿。即唤原差吩咐：“差你仍押谭福儿到家，取金镯呈验。”原差带谭绍闻回家取金镯。到了胡同口，这谭绍闻不得进家。王氏、翠姐、冰梅，合家惊慌，急取金镯，叫德喜儿付与原差人。不必费笔多说。

只说谭绍闻与差人，依旧上了二堂，差人将金镯交在公案。边公命取过临潼县关文来阅。刑房将原文呈上，边公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你这金镯上边，是何字迹？”谭绍闻道：“一只是‘百年好合’，那一只不记得了。”边公将来文掷与谭绍闻。谭绍闻接手一看，上面红印硃批，乃是：

临潼县为关取盗赃事。据大盗赵天洪，即赵大胡子供言：“盗得北关贡生宋遵训家财物，五份分赃。小人分得银一百五十两，图书一匣，金镯一对。图书一匣，彼时小的即埋在麦地，今已忘却地方。银子，小的都花尽了。余下金镯一对，被本县谭福儿，在夏鼎家哄赌，讹骗去了。”为此备录原供，关取贵县夏鼎并谭福儿到案，携带赃证，以凭对质。须至关者。

谭绍闻眼中看，口中念，身上颤，方晓得买的金镯，乃是大盗贼赃。只磕头道：“青天大老爷与童生做主！”边公也不瞅睬，吩咐：“夏鼎既脱逃，限即日拿获，以便与同犯发解。金镯暂寄库内。谭福儿且押捕班。”一声云板响亮，边公早已自公退食。

不说谭绍闻在捕班受凌辱逼索。且说王氏惊慌，叫德喜道：“你去城南叫王中去。”去不多时，又叫双庆道：“你也再去催他速来！”

原来王中在园中摘了一篮新梨，来与孝移献新，正与德喜儿撞在南门瓮城内。德喜道：“王大叔，你还不知道哩，大相公叫贼咬住，如今带进衙门去审哩。”王中听了这句话，把身子打了个冷战，梨儿早滚下五七个在路上灰窝里。王中也顾不得拾掇，飞也似跑来。到了楼下，也顾不得与主人灵前献新。王氏道：“你半年不在家，一发弄出大事来。”王中道：“是怎的？”王氏放声大哭道：“我不管你，只问你要大相公呀！”王中道：“办这事，身上少不了带银子。”巫翠姐听见说道：“老樊，你来东楼下来。”开了箱子，取出十二两银子，说道：“你交与王中。”

王中接银在手，要了一个瓶口儿装了，飞风走到衙门。问了捕役班房，买了一条见面路。谭绍闻哭诉了原情。

王中半日之间，串通了孔耘轩、张类村、程嵩淑、娄朴、苏霖臣，恰好惠养民也在城中，也恳了。俱集孔耘轩家，写了连名公呈。无非说谭绍闻祖父为官，青年勤学，毫不为非，无辜被诬，恳免发解的话头。晚上二鼓时候，众绅士一齐到了大堂，举人、拔贡、生员俱全，晚生全帖、门生手本连呈词一齐传进。

边公阅了呈词，即请进二堂，为礼坐下。吃茶已毕，边公问了姓名，说了“弟系初任，诸事仰祈指示”话头。众人也说了“一路福星，恺悌乐只”的话头。边公道：“适才领教，众年兄无非要免谭福儿发解质对，但事系盗案重情，赃证显然，事难单发夏鼎。且金镯也难以到临潼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这谭绍闻原系灵宝公曾孙，孝廉忠弼之子，即此位孔年兄之婿，幼年曾举过神童，平素也颇勤学，取过县试首卷。这金镯想是不知误买。恳老父师念书香旧族，作养一番。”边公道：“成就后学，原系我辈本愿。但弟之所疑者，一个旧家子弟，如何强盗亦知乳名？这便难说是风马牛了。”孔耘轩道：“小婿颇有家资，必是见金镯精工，以为奇货，误买在手。一个年幼书愚，岂能悬断以为盗赃。还祈老父师详夺。”边公道：“金镯买卖，必有成交之地，撮合之人，谭福儿果系安静肄业，何由与赵天洪相遇？临潼县关文，录的赵天洪原供，系在夏鼎家哄赌讹骗，则谭福儿之不安分可知。”惠养民道：“这个小徒从门生受业时，曾说过诚正话头，还祈老父母‘众恶必察’。”边公微笑道：“只怕老年兄，也

‘不与其退也’。”因向娄朴道：“娄年兄指日就有民社之任，这事当如何处置？”娄朴道：“以治下愚见，似乎当摘录口供，送过临潼。如临潼再行关文，然后发解到案对质未迟。仰希老父师钧裁。”边公似有首肯之意。众人一齐起身跪央，边公道：“即照娄年兄所说办理就是。”众人谢了免解之恩，辞了出署。

边公即日晚堂坐了，取了谭绍闻“不知原情，误买盗赃，情愿舍价还物”的口供。并拿到夏鼎，也摘了“素不谋面，不曾开场”的口供。次日做成一套文书，将金钗封了，硃判明白，统交与临潼来役。后来临潼亦无更举，则赵天洪之正法于临潼可知。这也不必旁及。

单说此回书，有个疑团，不得不详为申明。谭绍闻系名门子弟，少年英慧，谁不晓他是谭绍闻。但赌博场中，俱是轻忽口角，且俱是粗汉，也不知考名为甚，不过就众人口中称个谭福儿，管九儿。其实管贻安、谭绍闻六个字，赵大胡子原不曾到耳朵里，不过当面称个某宅、某相公而已。呜呼！谭绍闻以少年子弟，流落赌场，自取轻薄，岂不可羞？况且藉买物而掩其输钱，若非一个忠仆，几位父执，极力相拯，一到临潼，与强盗质对，纵然不至于死，那监狱镣铐，自是不能免的。可不畏哉！这正是：

书生强盗那相干，想合薰莸也是难；

只因乌曹同授业，零陵阿魏竟成丸。

第五十五回

奖忠仆王象荅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

这回书先找明王中央众绅衿进署递呈，恳恩免解，单单的在衙门口候众人出署。各宅家人亦各持灯笼来接。少时只听得云板响亮，暖阁仪门大闪，边公送绅士到堂口，三揖而别。王中在仪门外接着，爬到地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小的谢众位爷。”众人站住，程嵩淑道：“如今也不便看你家大相公，边老爷似有开恩之意，王中你可略放点心。”王中道：“这事楚结，一定请众位爷到萧墙街坐坐。恳爷们恩典，赏小的一个信儿，至日必通临。小的还有一句话说。”张类村道：“至日必通去。”程嵩淑道：“既然王中有话，天才黄昏，爽快就到土地祠内坐坐，省的到那日，人或不齐，等前等后哩。”娄朴道：“程老伯说的极是。”

于是灯笼引着，一齐到了土地祠。大家就在砖炕沿上周列坐下，灯笼取了罩儿，照耀辉煌。王中又磕头，程嵩淑道：“近日听说你在城南种菜园，是你自己愿出去，是大相公赶你出去的？”王中道：“是小的言语无道理，触大相公恼了，自觉安身不住，向城南种菜度日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如今还该进来。你看你出去，如今就弄出贼板的事，若你在内边住着，或者不至如此。”王中道：“小的不愿意回去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这宗事你怎么知道，沿门央人？”王中道：“是大奶奶着人叫小的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你如今办下了这宗事，也便宜进去。到明天众人一言，进去也极光彩。”王中道：“当初大爷临终之时，赏了小的鞋铺一座，菜园一处。列位爷也是知道的。小的想着就中营运，存留个后手，却万万不是为小的衣食。”这句话内滋味，却照孔耘轩心坎里打了个挂板儿。原来当日孔耘轩爱女之情，早已把绍闻看到必至饥寒地步。这句话，既服王中见识，又感王中忠恳，忍不住默叹道：“谭孝移真养下一个好忠仆也！”惠养民道：“我旧年在那教学时，这王中尝劝谭绍闻改过迁善，真正是贤人而隐于下位者。”张类村道：“劝人为善，便是无限功德，此人将来

必有好处。”程嵩淑道：“王中这样好，我们常叫他的名子，口头也不顺便，况且年纪大了。不如咱大家送他一个字儿，何如？”娄朴道：“老伯所见不错。小侄从来不敢呼他的名子，心内深敬其贤。送个字儿，与小侄甚便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他这样好处，虽古纯臣事君，不过如此。我竟与他起个号儿，叫王象荇何如？”王中跪下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苏霖臣挽起道：“名副其实。像你这样好，谁敢轻薄了你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自此以后，无论当面背后，有人叫王中者，罚席示惩。”惠养民道：“我当初在他家时，就不曾多叫他王中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你犯了！罚席，罚席。”惠养民道：“‘犯而不校’，何以罚为？”大家微笑，各自散归。自此书中但说王象荇，而不说王中，亦褒贤之深意也。

且说王象荇送走了众绅衿，二堂一声传唤，谭福儿、夏鼎各摘了口供，催令人当堂取保。夏鼎自有小貂鼠写了本名“刁卓保领夏鼎，有事传唤，不致失误”的领状，保领去讫。王象荇也写了“家人王中保领家主谭绍闻——即谭福儿，有传呼当堂交明”的领状领回。

谭绍闻回家到了院中，已是大半夜时候，合家欢喜。谭绍闻说道：“我身上被臭虫咬坏了，衣服中想必还有藏下的，怕染到家里。”王氏道：“你脱到院里，明日细加寻捉，你另换一套罢。”谭绍闻果然脱下，进东楼另换。巫翠姐道：“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买一件圈圈子，就弄下一场官司。像我当闺女时，也不知在花婆手里，买了几十串钱东西，也不觉怎的。我到明日叫花婆子孟玉楼，与我捎两件钗钏儿，看怎的！”王氏道：“咱也打造起了，花婆子从来未到过咱家，我从来不认的，何必叫他捎呢？”巫翠姐道：“我前日在家，曾定下孟玉楼的连枝翠凤，他说同他伙计姚二姐，过几日就送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我不是赢的银子，他白送我，我还不要他哩，吃亏是赢了钱了。”冰梅道：“赢钱还弄出不好的事，不胜不赢他。”谭绍闻道：“你管着我么？”冰梅甚觉赧颜，自引兴官去睡。各人亦自归寝。王象荇自向马房中去与邓祥睡去。

一宿晚景已过。到了次日，王象荇便说请众位央情的爷

台。谭绍闻本不愿见这几位前辈，争乃感情在即，难说过河拆桥，少不得写了帖子，就叫王象荇沿门挨送。送完时，说：“诸位爷，都说明日饭后早到。惟惠师爷明日要上滑庄吊纸，他的岳叔死了，事忙不能来。”谭宅备办酒席，不在话下。

及次日巳时初牌，果然程、娄、苏诸公，陆续俱到。孔耘轩后至，带了些人情儿，少不得要望望续女巫翠姐。说了不几句话，谭绍闻陪着也上碧草轩来。叙齿坐下。程嵩淑叫了声王象荇，谭绍闻见王中便到面前，茫然不解，眉目间有些愕然。程嵩淑道：“这是我与盛价送的字儿，缘他一向不亚纯臣事主，所以送他个字，叫做王象荇。昨日在土地祠言明，有人仍呼他的原名，就要罚席。贵老师前日就犯了，所以今日他不敢来，穷措大怕摆席哩。”这绍闻方知象荇二字来历。

张类村道：“谭世兄台甫，我竟不知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先君字小侄，原起下念修二字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尊公名以绍闻，必是取‘绍闻衣德’之意，字以念修，大约是‘念祖修德’意思了。请问老侄，近日所为，何者为念祖，何者为修德？”谭绍闻满面发红，俯首不答。苏霖臣见程嵩淑出言太直，谭绍闻有些支撑不住，急说道：“既往不咎，只讲自此以后的事罢。”谭绍闻道：“小侄一向所为非理，多蒙众老伯及娄世兄关切，质非牛马，岂不知愧！但没个先生课程，此心总是没约束。时常也到轩上看一两天书，未免觉得闷闷，或是自动妄念，或是有人牵扯，便不知不觉，又溜下路去。今日与娄世兄相对，当年共笔砚，今日分云泥，甚觉羞愧。只求众老伯与娄世兄，为小侄访一名师，小侄情愿对天发誓，痛改前非，力向正途。”一面说着，早已眼泪汪汪。

张类村道：“念修所言，亦是肺腑之谈。今日即为之打算一个先生，请来念书。念修年方精壮，何难奋飞，以赎前衍。”程嵩淑便向孔耘轩道：“昨日在府上，所会同年智周万，我看其人博古通今，年逾五旬，经纶满腹，诚可为令婿楷模。”孔耘轩道：“智年兄未必能在外处馆。他是为他先人一部诗稿未刻，今进省城，与刻字匠人面定价钱。昨日说明板式、字样、圈点，日数不多，即回灵宝。似乎不能强留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耘老，你莫非有推诿之意么？”孔耘轩道：“岂有此心。”程嵩淑道：“贵同年

前日相会时，他曾说过，愿留省城，图校字便宜些，今日何由知他必归？总之，今日为念修延师，非为念修也，乃为孝移兄耳。即以延师之事托耘老，也非为姻戚起见，乃为孝移兄当年交情。若不然，这满城中失教子弟最多，我老程能家家管他么？象荇过来，你作速催你的席面，席完，就往孔老爷家，商量请先生的话说。”娄朴道：“谭世兄看程老伯关切之情，幸勿辜负此段深心。”谭绍闻道：“铭感之甚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只要老侄竖起脊梁，立个不折不扣的志气，这才算尊翁一个令子，俺们才称起一个父执。若说口头感激，也不过是法言必从而已。”

话犹未完，王象荇已领的德喜、双庆、邓祥等，摆桌面，排开酒肴。不多一时，席已完毕。程嵩淑又独自偏吃了三兕杯。即同起身，向孔耘轩家来。程嵩淑即叫王象荇跟着，探个行止的信儿。

到了孔耘轩书室，智周万脸上挂着近视眼镜，正在那里编次序文。见了一起衣冠朋友，慌忙叠起书页，为礼坐下。程嵩淑与张类村是前日见过的。智周万方欲动问，程嵩淑道：“此位是敝友苏霖臣，大草小楷，俱臻绝顶，来日诗稿序文，即着苏霖老书写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容日便诣府奉恳。”苏霖臣道：“涂鸦不堪，何敢佛头上加秽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你也不必过谦。此位是馆陶公公子，新科孝廉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尚未获晋谒。”娄朴也致谢：“不敢。”

献茶已毕，程嵩淑道：“前宣德年间，有个谭公，在贵县，其德政像是载之邑乘极为详明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弟就在谭公祠左边住，幼年读书，及老来授徒，俱在谭公祠内。这丹徒公与先太高祖，是进士同年，所以弟在家中，元旦之日，必备一份香楮，向丹徒公祠内行礼。一来为先世年谊，二来为甘棠远荫，三者为弟束发受书，以及今日瞻依于丹徒公俎豆之地者四十年。”程嵩淑鼓掌大喜道：“快事！快事！”众人亦含笑不言。智周万愕然不知所以，叩其原故，程嵩淑道：“耘翁贤坦，乃谭孝廉公子，即老先生所称丹徒公之后裔也。青年聪慧非凡。只因失怙太早，未免为匪类所诱，年来做事不当，弟辈深以为忧。欲为觅一明师，照料读书，以继先泽，急切难得其人。今日非敢以残步相过，实欲恳老先生当此重任，又恐未必俯允。不料即

系先生年谊，且先生素与丹徒公俎豆之地朝夕相依。今日弟辈举此念头，想亦丹徒公在天之灵，默为启牖。先生若为首肯，谭孝廉所构读书精舍，名为碧草轩，地颇幽敞，授徒、校字两得其便。伏祈老先生钧裁。”智周万道：“丹徒公祖贯镇江，何以后昆乃羁中州？”张类村道：“相传灵宝公卒于官署，彼时有个幕友照料，暂寄葬祥符，后来置产买业，即家于豫省，传已五世。此皆弟辈所素闻于孝移兄者。”智周万道：“明日即奉谒谭世兄，叙此年谊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不必老先生先施。弟即请谭学生先来禀谒。”智周万道：“这却不敢。”程嵩淑道：“王象荅你速回去，就说我请大相公说话哩。”苏霖臣挽程嵩淑密言道：“事宜从容，万一事有不成，不好看像。”程嵩淑道：“事成则为师弟，不成则叙年谊，有何不好看之理？况我明日安阳看亲戚，我走了，你们便拘文牵义，做不成一宗事儿。”苏霖臣点头道：“是，是。”于是重到坐间。

少时，王象荅跟的谭绍闻来。向前为礼，程嵩淑道：“此便是丹徒公后裔。”智周万还礼不迭。坐下叙了世次，智周万乃是谭绍闻世叔，彼此不胜绸缪。程嵩淑道：“谭念修，我想你近日，必然稀到此处，外母上必少了些瞻仰。耘老，你叫令弟陪陪念修，向嫂夫人上边去禀禀安，咱好与智先生计议一句话。”果然孔纘经引的谭绍闻，去后边去。程嵩淑道：“智先生请看，谭学生青年伟品，只因所近非人，遂至行止不谨。若先生念年谊世好，许以北面，我辈莫不感荷；若是不允，老先生肯令此美玉不琢，而等之瓦砾乎？至于束金多寡，弟辈另酌，或足备剗削半资，也未可知，老先生竟是不必犹豫。”智周万道：“台谕固好，但弟不堪西席之任。”程嵩淑哈哈笑道：“咱众人竟代故人谢了允罢。”张类村、苏霖臣起身为礼，智周万慌忙答礼。娄朴自以身系后进，待三人行礼毕，亦向前为礼，智周万亦答了礼。恰好孔纘经陪的谭绍闻回来，程嵩淑道：“令世叔今已成了贵老爷，可虔申弟子之礼，待明日开绛时，可从新执贽叩拜。”谭绍闻遵命向前拜叩，智周万那里肯受。程嵩淑笑道：“年世小侄，受业门生，何必过谦。”智周万只得受了半礼。

日色将晚，孔耘轩设下晚酌，程嵩淑又快饮一场。各宅家人，打灯笼来接。临行时，订上学日期，张类村道：“须择个吉

日。”程嵩淑道：“古人云‘文星所在皆吉’。子弟拜师，本是上吉的，何必更择？爽快叫谭念修明日把碧草轩洒扫洁净，智先生把案上堆集的册页收拾清白，过此一天，后日即是良辰。事无再更。我明日上安阳去，路上也去了一宗牵挂。”众人俱各称善。出门一拱而别。出的文昌巷口，各人分散而去。

这回书关系州牧县令者不少。作官若不好，后世子孙不敢过其地；漠漠无闻至于百姓忘其姓名，还是好的；还有提其名讳而讪骂及之者，至子孙为之掩耳，岂不令后裔追恨？若是深仁厚泽，百姓们世世感戴，志乘传之以笔墨，祠庙享之以馨香，则上不负君，下不负民，中不负其所学，岂非吉祥可愿之事哉！丹徒谭公之在灵宝，此其是已。诗曰：

做官从来重循良，泽被生民永不忘；
休说山东棠荫远，到今朱邑在桐乡。

第五十六回

小户女撙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

却说程嵩淑同众人在孔耘轩家，为谭绍闻说就拜智周万为师，这些投启敦请的情节，人人可以意揣，也就不必琐屑缕述。

单说过了两日，智周万到了碧草轩，谭绍闻叩拜，成了年世侄受业门生。智周万随了一个老家人，名叫耿葵，就收拾厢房为下榻之处，仍旧立起外厨，伺候师爷吃饭。谭绍闻每日回家三餐，上学读书。

智周万已听过孔耘轩说的谭绍闻病痛，师弟相对过了十日，智周万只淡淡如水。刻字匠人时常拿写稿来校正，智周万正了差讹，匠人去后，智周万已无多言。谭绍闻执书请教，随问就随答，语亦未尝旁及。这也无非令其沉静收心之意。

那一日谭绍闻领题作文，智周万令作《“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”论》。脱稿誊真呈阅，智周万极为夸奖，批道：“笔气亢爽，语语到家。说父子相关切处，令人感注，似由阅历而得者，非泛作箕裘堂构语者所能梦见。”因问道：“尔文如此剴切，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。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，是何缘故？”谭绍闻因把父亲临终怎的哭嘱的话，述了一遍。一面说着，早已呜咽不能成声。智周万道：“你既然如此，何至甘入下流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总因心无主张，被匪人刁诱，一入赌场，便随风倒邪。本来不能自克，这些人也百生法儿，叫人把持不来。此是真情实话，万不敢欺瞒老师。今日即恳老师，为门生作以箴铭，不妨就为下等人说法，每日口头念诵几遍，或妄念起时，即以此语自省，或有人牵诱时，即以此语相杜。只求切中病痛，无妨尽人能解。”智周万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即令取过一张大纸来，叫耿葵洗砚研墨，谭绍闻对面伸纸，智周万叉手而就，拈起笔来，写道：

“千场纵赌家犹富”，此语莫为诗人误。强则为盗弱为丐，末梢只有两条路。试看聚赌怕人知，此时已学偷儿